

芬芳

郭小橧 著

的

37.2

陕西人民出版社

芬芳
的
37°2
郭小櫓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芬芳的三十七度二/郭小橹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24-05567-0

I. 芬… 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560 号

书名:芬芳的 37°2

著者:郭小橹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西北大学印刷厂

规格:850×1168 32 开本 2 插页 8.25 印张

字数:17.5 万字

版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ISBN 7-224-05567-0/I·1059

定价:15.00 元

地址: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编:710003 **电话:**(029)7216020



关于小说

在北京春天某个下雨的夜晚，是的，北京的春天很少下雨，然而这个夜晚，的确，雨声代替了沙尘暴的声音，雨打在灰尘过多的水泥地上，瓷实而沉闷，并没有激起雨滴淅沥的诗意。可潮湿的雨夜令我想起南方的家乡。可以说，这部长篇，《芬芳的三十七度二》，是关于我身处北京对南方家园的一个互文，一种记忆。北京，在这里多处被我提及，我想，北京，是我小说里的一个主角吧。它侵入了我的生活，也进入芬芳的体内，它在木木和米奇之间制造起一个故事的磁场。它淹没了一个叫芬芳的女子，也淹没了我的生活。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为这部小说找到一个出版社，或者说，没有一家出版社要主动为我出版它。可两千年四月二十日零点五十五分的我，依然蜷腿坐在破旧的地毯上，趴在我



的笔记本电脑前，不可思议地，自说自话地为这部小说在写自序。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可我知道，我敲打中的字符终究会离开我十二层楼的家，被更多的人阅读。

我知道阅读的人们会说什么，他们可能说，看，这儿又有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又是一种性别化写作，又是边缘状态，又是……所有的评语都被道德和伦理使用过，所有的私人生活经验都被体验过，所有的故事都被书写类型化过，所有的表达都成为情感的滞后者，正如所有的小说都绝望地使用文字。我们的想象力只在于通过文字发现一个还未发现的我。我还以为我在创造着芬芳，可最终我明白我只不过极力在发现她——一个本身就存在了的名叫芬芳的女子。

当我最初把小说交给一位编辑老师时，她说，她很高兴我在小说中持中庸的道德价值观，然而她又说这个中庸道德价值观的立场尽管不错，在目前情况下却缺乏市场的商业卖点。我很清楚她说的市场卖点是什么，无疑，她把我放在了一些曾在媒体的道德批评中舞蹈的七十年代女作家中类比。我觉得很可怕，我不是要去满足一个道德价值观批判的市场去写作，我也不是要去满足一个私人生活窥淫的市场才去写作。写作在当前时代似乎不是写作，写作是一种出卖。这种出卖并不亚于其他方式的出卖。似乎你不接受这种出卖你就失去了你的市场（尽管这个市场如此地权力化暴力化），而你一旦主动地出卖自身你就会受到道德小报的围剿。

我不愿再理会这些声音，因为这些琐碎的声音无益于写作。在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当然对一些人来说，写作是一种表层生活的修饰，抛开我本身是一个年轻女作者的身份而言，我认为写作不应该是建立在某种道德价



价值观基础上的，我也认为写作同样不是什么文以载道，写作更不是满足市场与男性读者的窥淫，以及男性经验化了的文学批评的道德窥淫。在一部个人化的小说里，藏起你个人的道德价值趋向是不可能的，但是极度地强化的道德倾向表达也是很可怕的，那显得低级。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清晰地看到了对你本人在作品中生存方式的窥视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文学问题。当下流行的小说在更多意义上是拿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与读者做买卖，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误读是一切阅读的前提。

当无耻成为一种时尚，当曾经高尚的文学评论成为传统道德价值批评的狗血喷头的小报，当所有的个人化生活经验蜕变为道德价值观的砝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我不知道生活中还会不会存在“纯真”这样一种东西。“自我”从传统以来就是个贬义词，但总有人会站出来说，写作什么都不为，写作不为市场，写作也不为他人，写作就是为了自我。写作也没什么功效，尽管它确实深入了灵魂但它只是看见了我们自身的灵魂我们只能跟灵魂作一个单向度的交流甚至都不能作出类似拯救这样的行为。

——如果真的存在拯救这样一个词汇，那我们先来拯救自己，也就是拯救“我”，然后我们才能唯物或唯心地谈拯救人类。可是，在我看来“拯救”这个词仍然是过于严重了过于烫手了，对于小说，我真的不想夸大它的力量。表达，是它最直接的彼岸。

孤独地写了半年多之后，我决定从我电脑前站起来，走出家门，接手一个影视剧本，来继续谋生。只有谋生下去，我才会看到这部小说的未来。正如一个叫芬芳的女子，活



着，是她独处异乡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主题。

郭小橧

2000.4.20.夜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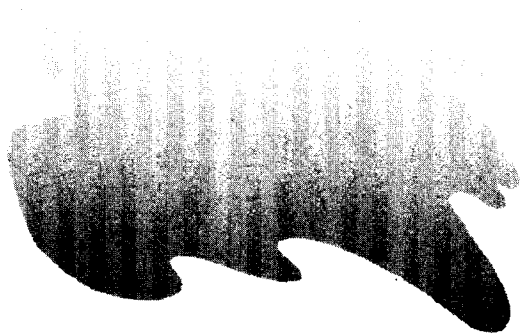


1	哆
11	咪
53	咪
81	发
115	索
143	拉
181	梯
219	哆

第一章 哆



我被覆盖在这场没有希望没有出口
的爱情深渊里，多年以来我无力摆脱这
场味同鸡肋的两人关系。我说，木木，
你爱我，木木爱芬芳，这是一个事实，
芬芳依赖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尽头
是个不通向任何道路也没有退路的峭口，
我们站在这个可怕的峭口。爱与不爱同
样是一场灾难。





第一章 哆

早晨第一次醒来的时候，总是八点来钟。

八点来钟怎么又才是八点来钟这么农民的时间。我嘀咕着。其实我早就离开学校了，没有必要再按照惯性八点以前起来刷牙洗脸冲进这个由钟点构成的体制。就这样，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仰望着这个静寂的时空，窗帘外的阳光毫无力度可以说宛如用筷子搅散了的一塌糊涂的鸡蛋黄，丝毫穿透不进冬天的卧室。楼顶上节奏慌张的粤语歌曲从我的天花板渗透下来，阳台外传来拗口的京剧长长的执著的尾声缭绕在附近几个楼群之间。卧室里的暖气是那么稀薄，正如昨夜残留的梦境，努力回忆却只得到模糊稀薄的情节。我把头伸进并不温暖的被窝里，寒冷的气体钻了进来，钻进一个单身女子的体内。

寒冷，是我每天早晨醒来对这个世界的第一种感觉。寒



冷，是稀薄的爱情被距离之风吹散了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我又沉沉睡去，第二次醒来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我裹着浴巾起来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倒了些光明牌牛奶进去，我看着银色的汤匙在褐色的液体里搅动，我在打算今天一天要做的事情。

就这样我一边努力地使我感觉自己已经醒来已经要进入一天的白日梦，一边套上一只黑白两色的袜子，是一只线袜，脚底已经抽线，套上一只后我准备套第二只，但是我找了床垫找了堆满毛衣的沙发找了扔满书和纸的地毯找了密不透风的衣柜。我找不到第二只袜子的影子。

只穿一只袜子的早晨。我光着另一只脚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房内静谧，完全没有什么背景音乐，我收拾昨夜孤独时分消耗掉的残留葡萄酒的酒杯，我把杯子放到水龙头底下，那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烂在了酒杯里而这些黏稠的液体消化在黑夜充满欲望的梦魇里。

冰凉的水从不锈钢的水槽里溅了出来，敲打在我光着的那只脚上。水与体温的碰撞宛如失去爱人的身体遭受北方寒流的侵袭。三十七度二，我需要爱情的体温。我看着清水注满了印着昨日口红的酒杯，我关了水龙头，走到我的电脑前。

我打开电脑，我去检查我的电子信箱。

“亲爱的芬芳，如果你找不到一只黑白两色的袜子，请不要继续再找。它躺在我的行李箱里。它需要你亲自来波士顿取走它。你最亲爱的米奇。”



关上 E-MAIL 信箱，我低头再次看我只穿了一只袜子的脚。我感觉到了分离。

对。分离。我和米奇已经分离了。飞机把他带回马萨诸塞州。而我仍然在此守候。就像去年闷热的夏天，米奇离开我，飞回波士顿一样。

我是一个坐标，鸟儿都会辨认。我在日常生活中的站姿宛如凝固不化的望夫石。

我感受着与米奇的分离我也感受着因为向被木木笼罩的个人生活寻求自由而带来的连绵不断的暴力经验。我的左肩上的那块肉体已经完全发紫，可怕的伤痕地带绵延到黑青色的肩膀和分崩离析的腿部。感谢上帝。我的脸部除了额头一块尚未消肿的小青斑，一切都还完整，或者说保留着一个二十六岁女人的清秀。我努力寻找着我身上没有被暴力染指过的痕迹，头部，胸脯，手臂，下身和大腿，甚至是脚趾头，我没有找到。它们都一一被木木摧残过。对了，那个还未成长的男孩他叫木木。他在十八岁时认识我，在那之前他的生活处于“无知无觉”的状态，而那时我有二十岁，已经是一个离家几年有着独立生活经验的女人了，我认识木木的时候，他的生活字典里没有“痛苦”和“孤独”这两个词汇，我陪伴他走过从一个男孩到男人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把一些绝望的词汇添加到他那原来单纯天真的生活字典里，而现在，他完全因为我的牵引而变成了一个代表大量可怕词汇的形象，他也曾经地对爱情富有坚定的理想曾经纯洁而细腻，



在他心中芬芳是个全部的世界而不幸的是他的初恋神曲被这个叫芬芳的群众演员掐灭了，就像是抽完一支烟为了避免烫手必须掐灭最后还燃烧着的烟蒂一样。

因此，木木变得疯狂。而我的内心力量被他的疯狂所征服，我的个人生活陷入黑暗。

可怕的是如今这些承受过暴力的可怜躯体如今早已恢复它们细嫩光华的面貌，就像往事从未发生，就像泪水从未在伤口上流过，就像雨水落在干燥的青春土地上了无痕迹只弥留一缕蒸发的青烟，我与木木在一起的生活仅仅是等待新的伤口裂开，又等待它再次愈合。而无疑，伤口的裂痕升级了，最终不可愈合。

五年前，我第一次渴望从木木的身体边离开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拳头来阻拦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算是第一次的暴力记忆。拳头。男人对付女人的最蹩脚也是最后的武器，女人总是屈服于暴力。那一次，我没能离开他，我最终依偎在木木身边，用他最喜欢的方式，用他认为的女孩的方式，抱住了他在他身上哭泣默认我屈服于他的权力。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走上了错误的归路。一切的灾难开始了。

这种灾难愈演愈烈，疯狂而可怕，木木他成为一种疯狂灾难的符号。直到今天，米奇的到来，飞走，所有现世的苦难都降临在我的头上。我还记得一切的一切发生在那个1998年第十六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北京夏天，那是个足球之夏，那个燥热的疯狂的灾难的足球之夏。六月份在北京不算夏天可是六月份在北京足球赛事里成了酷热的四十度体温，所有的市民学生知识分子小商贩面的司机部委干部下岗工人都在谈论足球，那件发生在巴黎绿茵场上的世界大事，所有的球



迷准球迷伪球迷坐在饺子馆里剥着大蒜坐在泡馍店里掰着泡馍躺在桑拿按摩室或是坐在酒吧前台边的，无论是谁都一律仰望前方头顶那个小小的电视屏幕，划拳猜酒说巴西能胜过法国队。所有的工作计划和年度任务都暂且靠后。——足球之夏，只有我们在谈论分手。我和木木。

我还记得那一夜，我和木木坐在露天酒吧的太阳伞下面，前方十米之处是柜台，柜台上方吊着那个夏天最为重要的看足球直播比赛的电视机。法国赛场上克罗地亚和巴西队的喧嚣，解说员同样是如此热烈的喧嚣，所有的头颅都以部队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仰望那个闪光的屏幕，而我的肩膀低垂，泪水从眼眶滑下，滚落在浑浊的啤酒杯里。我被覆盖在这场没有希望没有出口的爱情深渊里，多年以来我无力摆脱这场味同鸡肋的两人关系。我说，木木，你爱我，木木爱芬芳，这是一个事实，芬芳依赖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尽头是个不通向任何道路也没有退路的岬口，我们站在这个可怕的岬口。爱与不爱同样是一场灾难。

在酒吧柜台那个喧嚣的电视屏幕下，我想起我喜欢的女歌手 SINED O 'CONNOR 的《红色足球》那首歌，关于红色足球，关于女人的姿态，奥康纳唱得那么女权，而我却如此无助。

永远的足球，使人人心碎的爱情。

而那天下午，是第二天了吧，狂热的足球仍然在进行，意大利队失败了，只剩下法国队和巴西队，冠亚军一目了然。木木来了，来到我们分手以后我搬出来居住的住所，他打开我的 E-MAIL 信箱，他检查了一遍，从四月这个残酷



的月份到五月这个微风轻送的庸俗月份再到鲜花灿烂的六月，我的情感斗争在那些电子信笺里历历在目，我对于米奇的依恋我对于木木的怨恨我对于分离的无助我对于单身生活的无力抗拒每一个字母每一封问候都写满了确凿无疑的背叛。关上信箱，木木打了我，拳头和双脚，总之，他再一次用暴力来争取一个恐惧暴力的无助肉体，我捂住疼痛的脸，我哭着呕吐了。

然后，木木走了，房间里寂静而闷热，我就这样捂着脸，从厨房这头走到窗户那头，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把眼泪擦去，疼痛减轻。我变得茫然无措起来。

无聊的爱情，人们在那一场煎熬中眼袋下垂，泪囊渐重，面色苍老而憔悴。而人人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就像希腊神话里说的，不回头，一回头就变成了石头。是啊，转过身去，不要回头。

臧天朔在翻唱邓丽君：GOOD BYE, MY LOVER。

我打开 CD 机，我找出 HARRY CHAPIN 的“SATURDAY MORNING”——星期六的早晨。令我心碎的歌曲。阴天的日子下雨的日子落雪的日子孤独的日子自虐的日子，我愿意听 HARRY CHAPIN。“星期六的早晨，看着我的窗外，依然记得昨夜的一切……”可是这支歌太短了，就像是听的人眼泪还没有掉下来，HARRY 的声音已经匆匆地结束了。他赶在谢幕之前逃走了，他赶在自己流泪之前结束了自己的声音，HARRY CHAPIN 真不是个歌手他倒像是个不会掩饰情感的诗人。一个歌手应该是在谢幕之后哭泣的，对，所有炫目的灯都熄灭，台下的观众在慨叹中走到冷风的大街上扔去手里晃